
东西晋演义

东晋卷之六

起自东晋孝武帝辛卯十六年,止于东晋安帝辛丑五年,首尾共十一年事实。

姚萇计退斩苟曜

辛卯,十六年(秦太初六年,燕建兴六年,后秦建初六年,魏登国六年),五月,秦主登及后秦主萇相持,苟曜密使人见秦王登,许为内应。登以兵自曲牟赴之,军于马头原。后秦主萇率众逆战,登击破之,斩其右将军吴忠。萇收兵欲复战,姚硕德曰:“陛下慎于轻战,是以大败。初每欲以计取之,今失利而更前,何也?”萇曰:“登用兵迟缓,不识虚实,今轻兵直进,此必苟曜与之有谋而来也。缓之则其谋得成,故及其未合,急击之,必然胜耳。”遂进兵复战,登大败退屯■城。秦主登退屯,后秦主萇如阴密以拒之,谓太子兴曰:“苟曜闻吾北行,必来见汝,称彼诈降苻登之事,欲来惑汝,汝执诛之。”萇既行,曜果至长安,兴诛之。萇进兵败登于安定城东,登退据路承堡。萇置酒高会,诸将皆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贼至今,陛下将牢太过耳。”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长八尺五寸,臂垂过膝,人望而畏之,一也;将十万之众,望麾而进,前无横阵,二也;温古知今,讲论道艺,收罗英俊,三也;董帅大众,人尽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业、驱策诸贤者,正望算略中有片长耳。”

壬辰,十七年(秦太初七年,燕建兴七年,后秦建初七年,魏登国七年),春三月,燕主慕容垂以兵五万击翟钊,钊大惊,只以军一万来拒,钊又遣使求救于西燕。西燕主永问于群臣,尚书郎鲍遵曰:“今垂、钊相持,不可与解,使两寇相弊,吾乘其后,此卞庄子之策也。”侍郎张腾曰:“垂强钊弱,何弊之乘!不如速救之,以成鼎足之势。今我引兵趋中山,昼多疑兵,夜多火炬,垂必惧而自救。我冲其前,钊蹶其后,此天授之机,不可失也。”永曰:“遵言是也。”不从腾议。时燕军至黎阳,临河欲济,钊乃列兵南岸以拒之。垂遣别将兵虚屯为疑,乃自徙营就西津,去黎阳西四十里,计为牛皮船百余艘,伪列兵仗,溯流而上。钊亟引兵趋之,垂潜遣王镇等自黎阳津夜以牛皮船济,营于河南,比明营成。钊亟还攻垂,垂命坚壁勿战。钊兵往来疲■,攻营不拔,将引兵退去,镇等帅兵出战,慕容农自西津济,以兵夹击,大破之。尽获其众,及所统七郡三万余

户。钊奔长子。岁余谋反，后被慕容永弑之。垂以章武王宙镇滑台，崔荫为司马。荫明敏强正，善规谏，宙严惮之，简刑法，轻赋役，流民归之，户口滋息。

却说晋殷仲堪虽有时誉，资望犹浅，到官，好行小惠，纲目不举。南郡公桓玄负其才地，以雄豪自处，朝廷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洗马。尝诣琅邪王道子，值其酣醉，张目谓众客曰：“桓温晚涂欲作贼，云何？”玄伏地流汗不能起，由是不自安，而切齿于道子。后出补义兴太守，郁郁不得志，叹曰：“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遂弃官归国，上疏自讼，不报。桓氏累世临荆州，玄复豪横，士民畏之。尝于仲堪听事前戏马，以■拟仲堪。参军刘迈曰：“马■有余而精理不足。”玄不悦，即出，仲堪谓迈曰：“卿，狂人也！玄必夜遣人弑卿，卿宜避之，我岂能相救耶！”堪既使迈避之，玄果使人追之，不及矣。征虏参军胡藩过江陵，见仲堪曰：“玄志趋不常，即下崇待太过，非计也。”藩内弟罗企生为仲堪功曹，藩谓曰：“殷侯倒戈授人，必及于祸，君不早去，悔无及矣！”罗企生遂同藩而还。

燕王老叩囊底智

癸巳，十八年（秦太初八年，燕建兴八年，后秦建初八年，魏登国八年）秋七月，秦丞相奚冲以众叛，自称为秦王，改元元光。秦主登以兵二万讨之，冲大惊，遣人求救于后秦王苻，苻将自救，尹纬言于后秦王苻曰：“太子仁厚有闻，而英略未著，请使击登，以显其威。”苻从之，使兴将兵一万，诈言去攻胡空堡。苻登闻之，解冲围，以兵救胡空堡，时兴乃以兵暗袭平凉，大获而归。复镇长安。自是兴名亦振。

十月，燕主慕容垂与诸臣议伐西燕，诸将曰：“永未有衅，我连年征讨，士卒疲敝，未可伐也。”范阳王德曰：“永，国之枝叶，僭举位号，宜先除之，以壹民心。”垂曰：“司徒意正与吾同。吾虽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终不留此贼以遗子孙也。”遂发兵中山，次于邺。

时西燕王慕容永闻之，以兵分道拒守，聚粮台壁，遣兵戍之。既而垂顿军邺西南，月余不进。永疑垂欲诡道由太行入，乃悉敛诸君杜太行口，惟留台壁一军。四月，垂引大军出滏口，入天井关。五月，至台壁，台壁兵少自溃，因此破之。永召太行军回，自将拒之。垂陈于台壁之南，密计遣千骑伏涧下，自战伪退。永众追之，涧中伏兵大发，断其后，诸军四面俱进，大破之，永大败走归长子城。八月，垂兵追至，围长子城。西燕王永困急，使人求救于晋、魏，兵皆未至。西燕将士皆叛，开门纳燕兵。燕主垂执慕容永，斩之。得所统八郡七万

余户 勤兵而还。

却说后秦王姚萇梦苻坚持刀砍其头曰：“朕待汝不薄，如何谋反害朕也？今日必砍杀你！”寤而惊悸成疾。至十二月，萇疾甚，以众还长安，召太尉姚■、仆射尹纬等至卧所受遗辅政，谓太子兴曰：“有毁此诸公者，慎勿受之。汝抚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礼，待物以信，治民以仁，四者不失，吾无忧矣。”萇言讫而卒。姚兴秘不发丧，自称大将军，欲帅众伐秦。

姚兴举兵伐苻登

甲午，十九年（秦主苻崇延初元年，燕建兴九年，后秦王姚兴皇初元年，魏登国九年。是岁，秦及西燕亡，大三小二，凡五僭国），春正月，却说秦主苻登设朝，将军王成上言曰：“臣昨闻姚萇身死，其子姚兴僭位，不为发丧，欲来攻我。陛下宜乘其新丧，国内不定，以倾国之兵，先去讨之，可复旧都也。”秦主登曰：“姚兴小儿，折杖笞之耳，吾岂惧之。卿可为前部先锋，速出点军，吾自为后队，以兵接应。”于是王成以兵五万为先锋，秦王苻登领军十万为后队，大刀阔斧，杀奔东来。

早有探事军人探知其事，即回长安报知。后秦王姚兴大惊，急问文武，文武失色。班部中忽一人出曰：“兵来将对，水来土压。彼既来犯我境，陛下可自亲征，则将士用命，何故惊耶！”众视之，乃尚书令尹纬字景亮，乃天水人也。纬少有大志，每览书传，至宰相立勋之际，常辍书而叹。晚因仕氏人前秦苻坚，为吏部令。后苻坚使其与姚萇同讨慕容弘等，因坚子苻谝被害，萇与尹纬恐秦王坚见罪，逃往马牧。纬与尹详推姚萇为盟主，起兵杀秦王苻坚，劝萇即位。萇以纬为尚书令。是时，姚兴闻苻登领军寇境，心中大惊，而问文武，文武失色。当尹纬出班，请后秦王兴亲征。后秦王从之，以尹纬、尹详为左右将军，起兵七万，来迎苻登。后秦王姚兴自以兵五万为后队，长驱并进而行，大军已至泾阳。秦王苻登大兵将到，两军俱各隔五十里下营。

次日，尹纬使牙门将军龚超领一军出马杀敌，龚超出马，来与苻登大将田双交锋，战不数合，龚超亦被田双斩之。余兵败回，来报尹纬。纬大惊，忙差大将王来、廖凝二人，引二万兵去战。田双领兵已到，后秦二将引兵迎至。两阵对圆，廖凝出马，王来把住阵脚。田双出阵，凝挺枪迎之，两马相交，战到十余合，不分胜负。田双佯输诈败望阵便走，凝拍马便赶。背后王来料田双是计，慌骤马出阵，大叫休赶。廖凝忽勒马回时，田双流星锤早到，一锤正中其背，伏

于马鞍前鞞^①。田双便待赶来,却得王来接住,救得廖巖回阵。田双驱军掩杀,两军混战一场,后秦兵折多,王来引军退回。

廖巖口吐鲜血,来报尹纬,说田双英雄。尹纬见折了一将,廖巖又被打伤,急请尹详商议曰:“如今田双如此英勇,如何可破?今日之事,非将军莫能敌也。而苻兵锐气正旺,吾兵新败,不可以力,吾欲以计破之,用将军行,方可成耳。”详曰:“用何计,我万死不辞。”纬近详耳边道:“如此如此,可擒苻登也。”详曰:“我即依计而行。”言讫即出,作诈降书一封,差人去降苻登。

却说秦主苻登正坐中军,忽报山路中捉得细作,有机密事特来见大王,误被伏路军捉来,乞退左右,方敢呈言。秦主登尽交帐下人回避了,其人曰:“小人是尹详手下心腹人,蒙本官差遣,有书在身上。”苻登疾忙去其绳索,其人于贴肉衣领内,拆出密书。苻登看其书云:

马牧尹详百拜谨上大秦主陛下,念臣食秦禄,忝守西州,叨窃厚恩,无门补报。昨者误从姚萇之叛,陷身于不义之中。萇今已死,子兴复位,宠信尹纬之诉,忘却小臣之功。今幸陛下御驾亲至,敬奉此书来降,乞赐听纳,来晚详举火为号,先烧尽姚兴粮草,至夜陛下亲提大军来击,吾以从兵内应,则姚兴成擒矣!非敢立功报国,实欲赎罪,倘沐照察,速须来命。

秦王苻登看书毕,喜曰:“是天使吾成功也!”赏其来人再回,依期会合,不可有失。

使人去了,乃唤田双、王成等入内商议,秦王登曰:“今尹详暗献密书,举火为号,令朕接应。卿可整备军马,来夜前去。”王成曰:“尹纬多谋,能使用人,恐防其中有诈。”秦主登曰:“今姚兴宠用详,朕则不信,今反亲任尹纬,详安肯听其使令。卿等勿宜有此疑心,朕自披挂,身先应也。”于是二人不敢违命,即出点兵。

却说使人回报尹详,称说苻登来晚以兵来应。尹详将其言来达尹纬,尹纬喜曰:“苻登成擒矣!”遂唤王来、廖巖二人至曰:“你二人可引二万军,伏于山南左右交牙谷中,待苻兵过了,可出搬木石,垒断苻兵归路,就将此兵掩回。”又请尹详曰:“公引一万兵,伏于寨旁,放火以诱其兵,其兵若到,乘时杀之。”

① 鞞(qiáo,音乔)——马鞍拱起的地方。

又唤小将刘其至曰：“你可引五千兵，待苻兵败回至山南，放火烧其林木，彼兵则乱。吾以兵追捉苻登。”计议已定，诸将各自整点军马，依计而行。

次日，黄昏左侧，秦主苻登留太子苻崇以兵五千守寨，自与田双、王成以兵五万，至一更起行，行至半路，望见前面尹纬寨中，火光冲天而起。秦主登曰：“可趲行到寨。”因此三军人马赶至寨前，鼓噪直杀入寨中，不见一个人出，只是空寨。苻登连声道：“中计！火速退兵！”忽听得一声炮响，寨后尹详驱兵杀出，正遇田双，交马便战，战上十合，田双败走。苻登在先，领兵走还原路，至山南，却见山上火起，烧着林木，苻兵乱窜，被刘其以五千兵乘势杀出，杀死苻兵大半。苻登慌忙单骑走至交牙谷，路皆垒断了，只得再杀回。王来、廖巖引兵从两边谷内杀出，田双紧随保定而走，又遇尹纬大军拥至。田双舞刀直奔尹纬，尹纬持枪便迎。两马相交，战未十合，田双惊慌，措手不及，被尹纬刺杀于马下。苻登拍马冲走，被尹详背后一箭，正中后心，落于马下，被尹纬赶上，擒住苻登，押回大寨缚住。战至天明，苻登之兵尽被杀之，只走王成不见。尹纬将秦王苻登押至大寨，来见后秦王姚兴。姚兴传旨，将出军门斩之。尹纬方出，传令收军，屯于泾阳，犒劳六军。

却说王成见苻兵被杀过半，料必难敌，乃上山越岭，走回自寨，保太子苻崇走回湟中城。闻秦主登被执杀之，王成恐众散，乃立苻崇为秦王，即皇帝大位，以安众心。由此士民归之，军将未散。

却说后秦王姚兴使尹纬以兵过山南而来，不见苻兵，是空寨，乃回奏后秦王姚兴。姚兴传令收军，振旅复还长安，群臣上贺，立姚兴为后秦皇帝，改元皇初元年。

三河王吕光以秃发乌孤为河西都统，乌孤本鲜卑别种，与拓跋同祖，后徙河西。乌孤雄勇有大志，与大将纷■①谋取凉州，纷■曰：“公必欲得凉州，宜先务农讲武，礼贤修政，然后可也。”乌孤从之。吕光遣使拜乌孤为鲜卑大都统，群下皆曰：“吾士马众多，何为属人！”石真若留曰：“吾根本未固，大小非敌，不如受以骄之矣，待衅而动，则凉州可得也。”乌孤乃受之。

却说秦河二州牧乞伏国仁身死，其弟乾归自立为凉王。闻秦王苻登既死，其子苻崇即位于湟中，乃率部下五万大军，来攻湟中城。王成忙帅兵五千

① ■(tuó ,音陀)。

出城与战,交马只一合,王成被乾归斩于马下,余兵乱溃。秦王崇见王成死了,自以禁兵出城拒敌,与乾归交锋,亦未上十合,秦主崇被乾归斩之,杀散残兵,乃领众人入城,于是陇西之地尽属乾归。乾归始自立为西秦王,改号太初元年。

秦始东晋永和六年庚戌,终于太元十九年甲午,凡七主,共四十五年,到此灭之。

乙未二十年(燕建兴十年,秦皇初二年,魏登国十年),时会稽王道子专权奢纵,赵牙本出倡优^①,茹千秋本捕贼吏也,皆以谄赂得进。道子以牙为郡守,千秋为参军。牙为道子开东第,筑山穿地,功用钜万。帝尝幸其第,谓道子曰:“府内乃有山,甚善,然修饰太过。”道子无以对。帝去,道子谓牙曰:“上若知此是人力所为,汝必当死。”牙曰:“公在,牙何敢死!”营作弥盛。千秋居官招兵,聚货累亿。傅平令闻人■^②上疏言之。帝益恶道子,而逼于太后,太后不忍废黜。帝乃擢王恭、殷仲堪、王鵬、王雅等,谨内外要任以防之,道子亦引王国宝、王绪为心腹。由是朋党竞起,无复向时友爱之欢矣!太后每和解之。徐邈言于帝曰:“汉文明主,犹悔淮南。会稽王虽有酣华^③之累,宜加弘贷,以慰太后之心。”帝然之,又委任道子如故。

慕容垂举兵伐魏

却说北魏王拓跋自大集文武,商议安内之策,当叔孙建曰:“安内之计,莫若富国强兵,则敌自服,而内始安。今国内狭蹙,兵未十万,粮无支年,若欲安内,必须叛燕,侵取附塞诸郡,方可聚兵。”魏主自曰:“然。奈国内无有良将堪领大兵而攻讨。”建曰:“臣举一人,姿气魁杰,武力绝伦,常用丈八蛇矛,每嫌细短,后令匠人大作之,犹嫌其轻,复缀大铃于刃下。其弓力倍加常人。以其殊异,代京武库常存而志之。常以■^④刺人,遂贯而高举。又尝以一手顿■于地,驰马伪退,敌人争取拔不能出,被引弓射之,一箭连杀二三人,人皆惧怕。每从先帝征讨,先登陷阵,敌无众寡,莫敢当其锋,因此勇冠当时,乃陛下宗室陈留王拓跋虔也。陛下若用此人为将,征讨诸郡,无不克也。”魏王自从之,宣

① 倡优——戏子。

② 闻人■(shì,音是)——人名。闻人,复姓。

③ 酣华(xiè,音谢)——太亲近而态度不恭敬。

④ ■(shào,音稍)——长矛。

陈留王拓跋虔至,谓曰:“安平公叔孙建称卿有文武之才,荐卿为将,攻讨诸部。今以兵五万,委卿前去攻讨附近诸部。”拓跋虔曰:“臣愿施犬马之劳,去攻诸部,不得其地,不敢生还。”言毕即出,点起军马,来犯燕境。

却说后燕王设朝,近臣奏知北代魏王拓跋皝谋叛,遣陈留王拓跋虔以兵五万犯境。燕王垂闻奏,即宣太子慕容宝、辽西王慕容农、赵王慕容麟至曰:“今魏拓跋皝谋叛,以拓跋虔为将犯境,汝可帅兵八万,自五原去伐魏王。”散骑常侍高湖谏曰:“魏与燕世为婚姻,结好久矣。间以求马不获而留其弟,曲在于我,奈何遽击之!拓跋皝沉勇有谋,幼历艰难,兵精马强,未易敌也。太子年少气壮,必小魏而易之,万一不如所欲,伤威损重,愿陛下图之!”垂怒,免湖之官。垂不听,令慕容宝等领兵起行。

时魏王皝闻知,乃问僚佐。张袞言于皝曰:“燕犄于①屡胜,有轻我心,宜羸形以骄之,乃可克也。”皝从之,悉徙部落畜产,西渡河千余里以避之。燕军至五原,降魏别部三万余家,收部②田百余万斛,进军临河,造船为济③具。

太子宝败参合陂

九月,魏主皝进军临河。燕太子宝列兵在船,将济,风漂其船泊南岸,是以难进,被魏主遣军获擒其甲士三百余人,皆释而遣之。初,宝之发中山也,燕王垂已有疾,既至五原,魏王皝使人邀截中山之路,不与通其往来,忽垂遣人送书来,被魏王皝人将其使者尽执之。宝等数月不闻垂起居,魏王皝使所执使者临河告之曰:“若父已死,何不早归。”宝等忧恐,士卒骇动。宝传令权且退兵。魏王皝窃知,使略阳公遵将七万骑塞燕军之南。十月,燕太子宝令军烧船夜遁,时河冰未结,宝以魏军必不能渡河,不设斥候。十一月,暴风冰合,皝闻宝兵退,乃引兵济河,选精锐二万余骑急追之。燕军至参合陂,有大风黑气如堤,自军后来覆军上。沙门支昙猛曰:“魏军将至之候,宜遣兵御之。”宝不应。司徒德劭宝从之,宝乃遣赵王麟以骑三万居军后,以备非常。麟亦以昙猛言为妄,纵骑游猎,不复设备。魏军晨夜兼行,至参合陂西。燕军在陂东,魏王皝夜剖分诸部,令士卒衔枚束马口潜进。旦日登山下,临燕营,燕军大惊扰乱。皝

① 犄(niǔ ,音扭)于——拘泥。

② 部(jì ,音寄)——糜子。

③ 济——过河,渡河。

纵兵入燕营，鼓噪喧天，燕兵大乱。慕容宝大怒，指挥大小三军，尽力一齐死战。时宝自掣刀在手，引数百骑在后掠阵。却才两军相合，忽然燕兵阵后西南上数百面战鼓齐鸣，宝分后兵迎之，只见张袞一军却从西南上悄悄地杀来，燕兵大乱，魏兵从后掩杀，慕容宝慌退回。时四下魏兵前后掩杀，燕兵大败，慕容宝慌退回寨。其寨已先被叔孙建引兵从后路抄入，夺去诸寨，以兵杀出，因此燕兵无营，心慌自乱，四下受敌，不能抵挡，军皆溃散。慕容宝急来唤慕容麟引水军一齐上岸步战，时正遇叔孙建，交马十合，麟遮掩不住，慕容农舞刀助战。张袞一见，持枪来迎，张袞显平生气力，杀退慕容农。慕容麟见慕容农走，亦不敢战，二人合兵来保太子慕容宝，走回水寨。早寨之兵尽被燕军杀尽，水军亦逃溃一半。当慕容农上言于宝曰：“今早寨已失，水军溃散，难以与敌，不如乘其未定，尽烧战船，领水兵步走，否则成擒。”慕容宝从之，将战船尽放火烧讫，引水军上岸，漏夜步走至西平。忽然前军喊起，慕容宝与慕容农、慕容麟三人拍马奔阵，正遇魏将陈留王拓跋虔以兵拦路。三人各以兵器来战拓跋虔，拓跋虔抖擞精神，全无惧怯，独战三将，三将只好遮拦。正战间，后面大兵赶上，因此燕兵大乱，各自逃生。慕容宝三人见自军奔溃，无心恋战，隔开车器，冲开血路，各自奔去。

时燕军被魏击之，死者以万数，略阳公遵还兵击其前，复擒四五万人，宝等单骑仅免。自欲释燕臣之有才用者留之，其余悉给衣粮遣还，以招怀中州之人。中部大人王建曰：“燕众强盛，不如悉杀之，则国空虚，取之为易。”自从之，乃尽坑之而还。燕宝败回见垂，垂大怒，当司徒德言于垂曰：“虜以参合之捷，有轻太子心，宜及陛下神略以服之，不然将为后患。”垂乃会兵中山，期以明年大举击魏。

燕王凿道去伐魏

丙申二十一年（燕王慕容宝永康元年，秦皇初三年，魏皇始元年，凉龙飞元年），闰三月，燕主垂留范阳王德守中山，自将兵十万，出屯城外，谓众将曰：“前次太子宝以兵从五原而入，致魏人有备。今吾以兵虚声从五原去，彼必尽兵戍守五原，吾以大兵密发逾青岭，经天门，凿山通道，直指云中，先攻平城，出其不意，则自可擒。”诸将曰：“陛下神策，正合臣心。”言讫，垂命三军密过逾青岭，凿山为道，直至云中，魏人不知。时陈留王拓跋虔镇平城，不觉垂兵直至城下，措手不及，被垂身先攻城，将士齐登，力攻半日，攻陷平城。虔见燕兵势盛，单马走回。是以魏军败死，燕军尽收其部落而进。时魏王自闻知，震怖欲

走,诸部皆有贰心,皂不知所适。时垂正过参合陂也,见积骸如山,闻知是太子宝败死之兵,垂为之设祭,军士恸哭,声震山谷,垂惭愧呕血,由是发疾,至此转笃。当慕容农上言曰:“今悬军深入,其地无城,陛下龙体不安,倘敌兵拥至,何以拒迎?”后燕王垂曰:“卿可提调六军,筑长城西北,据而恃之,可保万全。”因是农调军筑城。城完,后燕王垂疾甚,领诸文武大兵而还至上谷。

却说北魏王拓跋皝闻燕王垂亲提攻兵至平城西北,乃亦提军十五万,来平城拒战,军至平城,燕军退了。

却说后燕王慕容垂疾甚,召太子慕容宝、辽西王慕容农、赵王慕容麟入卧所,谓太子宝曰:“吾将命尽,不能复起。我死之后,不可发表,缓缓而退,魏兵不敢追赶。”又谓农等曰:“朕今不幸,在此而亡。汝等公卿大臣,尽依吾平日定下法度行之,不可改易。吾所用之人,亦不可废之。汝等善事太子,各尽忠荃^①之志,休怀不义之心。”又谓太子宝曰:“火速还都,不宜延滞。”言讫而崩。慕容垂在位十三年,寿七十一,在此而薨。太子慕容宝依垂之计,秘丧不发,收敛入棺,传令缓缓退兵。魏王皝疑其无故退兵,必然有计,因此不追自还。至四月初旬,慕容宝全军还至中山城,始举哀发丧,孝事毕,群臣立慕容宝即皇帝大位,国号大燕,改元永康元年。

燕太子慕容宝立

初,燕王垂先段后生子令、宝,后段后生子朗、鉴,爱诸姬子麟、农、隆、柔、熙。宝初为太子,有美称,已而荒怠,中外失望。后段后尝言于垂曰:“今国步多艰,太子非济世之才也。辽西、高阳,陛下贤子,宜择一人,付以大业。赵王麟奸诈强愎,必为国患,宜早图之。”宝善事垂左右,多誉之者,故垂以为贤,谓后段后曰:“汝欲使我为晋献公^②乎!”段氏泣而退告其妹范阳王妃曰:“太子不才,天下所知,吾为社稷言之,主上乃以吾为骊姬,何其苦哉!太子必丧社稷,范阳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尽,其在王乎!”宝、麟闻而恨之。至是宝使麟谓段氏曰:“宜早自裁,以全段宗!”段氏怒曰:“汝兄弟不难逼弑其母,况能守先业乎!吾岂爱死,但念国亡不久耳。”遂自杀。宝议为段后谋废适统,无太后道,不宜成丧。中书令睦邃[■]言于朝曰:“子无废母之义,汉安思阎后亲

① 荃(jìn,音近)——忠心。

② 晋献公——献公宠骊妃,杀太子申生,重耳奔翟。

废顺帝 犹得配飧太庙 况先后暧昧之言乎！”乃成丧。

却说后秦给士古成诜 风韵秀雅 确然不群 每以天下是非而为己任。时京兆尹韦高居母丧 慕阮籍之为人 无哀作乐 饮酒弹琴。诜闻之而泣曰：“父母之恩 厚重天地 无以报德 反此乱伦。吾当以私刃 斩此不孝之子 以崇风教之明。”遂持剑欲来杀高。高闻惧 逃匿 终身不敢见诜。后秦王兴闻知擢为黄门侍郎。

六月 三河王吕光自即皇帝大位 以世子吕绍为太子 国号大凉 改元龙飞元年。置百官 遣使拜秃发乌孤为益州牧。乌孤谓使者曰：“吕王诸子贪淫 三甥暴虐 远近愁怨 吾安可违百姓之心 受不义之爵乎！”留其鼓吹、羽仪 谢而遣之 不受其命。

孝武暴崩立太子

却说北魏左司马许谦上言于魏主拓跋皝曰：“臣近闻凤凰来仪 蛟龙屡见 此乃大王之德 故有此瑞也。今大王德并唐虞 明乃文武 可即皇帝大位 以安士民。”群臣皆曰：“司马之言是也。”于是魏王皝从之 称尊号而即皇帝位 国号大魏 改元皇始元年。始建天子旌旗 出警入蹕 加封大臣。

却说晋孝武帝 秋九月 起造清暑殿居之 始为长夜之饮。太史令奏“长星见 国将亡。”孝武帝心甚恶之 乃入华林园 举酒对天祝之曰：“长星长星 劝汝一杯酒 自古何有万岁天子耶！”是时 太白连年经天 地震水旱 灾患屡变。孝武亦不以为意 不能改也。时帝嗜酒荒淫 内殿外人罕得进见 张贵人宠冠后宫 时年近三十 帝戏之曰：“汝以年亦当废矣 吾意欲更属少者。”已而醉寝清暑殿 贵人使妇以被蒙帝面而弑之 因赂左右曰：“因履暴崩。”时太子暗弱 会稽王道子昏荒 遂不复推问。王国宝夜叩禁门 欲入为遗诏 侍中王爽拒之曰：“大行晏驾 皇太子未至 敢入者斩！”国宝乃止。爽 恭之弟也。帝既崩 太子入内 与群臣发丧 殡葬山陵。孝武帝在位二十一年 寿三十五而暴崩。先是 简文帝见讖云：“晋祚尽昌明。”及孝武在孕 其母李太后梦神人谓之曰：“汝生男 以昌明为字。”及产 东方始明 因以为名焉。简文帝后悟 乃流涕 知晋终于“昌明”耳。及孝武造清暑殿 有识者以为清暑反为楚声 哀楚之征也。殿成 俄而孝武帝崩 晋祚自此而倾焉。

太子即位 道子进位太傅、扬州牧、假黄钺。太子幼而不慧 口不能言 至于寒暑饥饿亦不能辨 饮食寝兴皆非己出。母弟琅邪王德文尝侍左右 为之节适。初 国宝党附道子 骄纵不法 武帝恶之 国宝惧 遂更媚于帝。道子大怒 。

以剑掷之。及帝崩，国宝复事道子，与王绪共为邪谄。道子又倚为心腹，遂参管朝权，威震内外。王恭入赴山陵，每正色直言，道子惮之，深布腹心，而王恭每及时政，辄厉声色，道子遂欲图之。朝士劝恭诛国宝。王曰：“彼罪逆未彰，今先事而发，必失朝野之望；若不改，恶布天下，然后顺众心以除之，亦无不济也。”恭乃止。既而谓曰：“比来视君，一似胡广^①。”曰：“王陵^②廷争，陈平^③慎默，但问岁晏何如耳！”山陵既毕，王恭将还镇，谓道子曰：“主上谅暗，冢宰之任，伊、周所难，惟大王亲万机，纳直言，放郑声，远佞人。”国宝等愈惧。魏王举兵大伐燕。

却说魏王自潜使叔孙建、于栗以兵五千，先去开韩信故道；自帅六军共四十万，南出马邑，大举来讨后燕王慕容宝，旌旗络绎二千余里，鼓行而前，人屋皆震。军至界首，始传诏，令右将军封真帅军二万，从东道袭幽州。真得诏，领兵望东道而去。九月戊午，魏大军至阳曲，魏王引诸将上西山，观晋阳不远，即下山大驱军马进发。后燕并州牧、辽西王慕容农使人打探，闻魏王自起倾国之兵五十万，从晋阳来，慕容农大惊，乃引众出战，不胜，弃城走还中山。魏王自帅兵入屯并州。至冬十一月，驱兵又行，大军已至真定。真定守宰陈人皆出投降，助益军粮，魏王军威势大，闻者皆惊。自常山以东守宰，或捐城奔窜，或诣军门拜降，因此燕之诸郡县望风皆附魏，惟中山、邺、信都三城不下，为燕死守。天时寒冷，魏王自传诏，令大军权屯休进，以待来春，因此诸军尽各据城而屯。魏王

自军至晋阳，慕容农以兵出与魏军战败奔还，司马慕舆嵩私降于魏，闭门拒之，农大泣，遂东走还。魏获其妻子，燕军尽没。农独与三骑逃归中山，魏遂取并州。初建台省，置刺史、太守、尚书郎以下官，悉用儒生为之，士大夫诣军门者，皆引入存慰，使人人尽言，少有才用，咸加擢叙，以张恂等为诸郡守，招抚离散，劝课农桑。燕王宝闻魏军将至，与百官议于东堂。符谟曰：“魏军乘胜气锐，若纵之入平土，不可敌也，宜杜险以拒之。”睦邃曰：“魏多骑兵，马上贲粮，不过旬日。宜令郡县聚民千家为一堡，清野以待之，彼不过六旬食尽，自退而袭

- ① 胡广——东汉孝廉。
- ② 王陵——汉重臣，曾与吕后廷争。
- ③ 陈平——汉高祖重臣。

之。”封懿曰：“魏兵数十万，民虽筑堡，不能自固，是聚兵及粮以资之也。且动摇民心，示之以弱，不如阻关拒战。”赵王麟曰：“魏锋不可当，宜先守中山，待其蔽而乘之。”于是宝命修城积粟，为持久之备，悉以军事委麟拒魏。初，魏王自使冠军将军于栗_□潜自晋阳开韩信故道，自井陘趋中山，进攻常山，拔之。郡县皆降，惟中山、邺、信都三城为燕守。自命东平公仪攻邺，冠军将军王建攻信都。自乃进攻中山，既而谓诸将曰：“中山城固，急攻则伤士，久围则费粮，不如先取信都，然后图之。”自引兵而南，军于鲁口。高阳太守崔宏不敢出拒，走奔海渚。自素闻其名，遣吏兵追获，以为黄门侍郎，与张袞对掌机要，创立法度，制律令。博陵令屈遵降魏，以为中书令，出纳号令，兼总文诰。

却说魏东平王拓跋仪奉自令，以兵二万来攻邺。燕范阳王慕容德曰：“敌众我寡，彼盛我弱，何以迎敌？”诸将曰：“拓跋仪自入吾境，屡获大胜，必谓吾不敢动。今来远涉艰难，士卒疲病，可选精锐夜攻击之，可擒仪矣。”德然其计，使南安王慕容青等以兵一万五千人，至一更，仪兵至邺北十里内，正安营，青兵驰入混战，魏兵大乱，自相践踏，杀死五七千人，仪大败走还。魏东平公仪既攻邺，被燕范阳王德使南安王青等夜击破之，以军退屯新城。青等遣人请添兵追击之，别驾韩_□曰：“古人先计而后战。魏军不可击者四：悬军远客，利在野战，一也；深入近畿，顿兵死地，二也；前锋既败，后阵方固，三也；彼众我寡，不敌，四也。我军自战其地，动而不胜，众心难固，城隍未修，敌来无备，不如深垒固军以老其师，然后击之。”德从之，召青引兵还城。

丁酉，安皇帝隆安元年（燕永康二年，秦皇初四年，魏皇始三年，南凉王秃发乌孤太初元年，北凉王段业神玺元年。旧大国三，西秦、凉、小国二，新小国二，凡七僭国），正月，晋帝加冠军王鴟为尚书令，王国宝为左仆射。二月，魏贺讷闻仪败，遣弟赖卢帅骑二万来会东平公仪攻邺。赖卢自以王舅，不受仪节度，仪司马丁建阴遣人与燕通，建从内而间之，因此二人和。会赖卢营失火，建乘间谓仪曰：“赖卢烧营为变矣。”仪惧，遂引兵退，赖卢亦退，建乃帅众来见德降燕，且言仪师老可击，于是范阳王以兵漏夜追击，仪兵大败，十损其七，退屯别地。三月，魏王自诏令六军并进攻中山，使冠军将军王建、左军将军李栗帅众五万，去攻信都；又使东平公拓跋仪帅兵五万，复去攻邺都。三将临行，魏王自谓曰：“信、邺桑枣之木，乃生民之命，不可伤伐，留与养命。”二将得其诏语，各自部兵，依诏前去。时中山饥甚，戊午日，魏大军至钜鹿柏肆坞。次日，大军尽至滹沱水，因雨大，不堪进兵，就傍岸安营。

却说后燕王慕容宝闻魏军屯滹沱水边，傍岸下营，急与文武商议，当文武曰：“今闻魏军屯滹沱水边，其为易攻，不如乘其劳逸，今晚悉倾城之兵去劫其营，攻其无备，彼退又阻水不能还，可令其三军尽为鱼矣，则拓跋皝亦成擒耳。”燕王宝曰：“此计可矣。”于是燕王宝传诏，令六军文武俱各披挂，至夜去劫魏营。六军十万人，文武尽依计而行。是夜月明如昼，燕王宝以军二十万，俱各出城驱驰，将到魏营，燕王宝命鸣锣击鼓，喊杀连天，杀入魏营。魏兵果无准备，自乱混战骇散。魏王皝在中军听得喊声大起，鼓噪喧天，知是燕兵劫寨，急忙起来，不及衣冠，蓬头跣足，亲自击鼓，聚集诸将，俄而左右及诸军将士稍集，传令张袞等排设奇阵，点起火把，高照营内。张袞、叔孙建等，分头纵骑冲出，正遇崔暹，交马一合，把崔暹擒去，其余燕军见有准备，俱各乱退，不分队伍，被魏王驱兵一击，杀得燕兵弃刀撇枪，各自奔逃，燕兵大败。燕王宝收军，走还中山。魏王皝六军获得器械十数万，擒得崔暹、闵亮二人，二人请降，魏王赦之而受其降。

初，燕清河王会表求赴国难，而无行意，遣将军库（音）官伟、余崇将兵五千为前锋，伟顿兵卢龙近百日，会不发，崇等不敢行。燕王宝怒，使人切责之，会不得已，以治行简练为名，复留月余。伟使轻车前行通道，且张声势，诸将皆畏避不欲行。余崇言曰：“今巨寇滔天，京都危逼，匹夫犹思致命以救君父，诸君荷国宠任，而更惜生乎！若社稷倾覆，臣节不守，死有余辱。诸君安居于此，崇请当之。”伟给步骑五百人。崇至渔阳，遇魏兵击却之，众心稍振。会始乃上道，至是始达蓟城。魏王围中山既久，城中将士皆思出战，高阳王隆曰：“跋皝虽获小利，然顿兵经年，士马死伤大半，人心思归，诸部离解。若因我之锐，往无不克，如持重不决，将士气丧，事久变生，虽欲用之，不可得也！”宝然之，独赵王麟每阻其议。隆成列而罢者数四，众大忿恨麟。麟以兵劫北地王精，使帅禁兵弑宝。精以义却之，麟怒杀精，出奔西山，依丁零余众。于是城中震骇。宝恐麟夺会军，据龙城，乃召隆及辽西王农谋走保龙城。隆曰：“今欲北迁，亦事之宜。然龙川地狭民贫，若以中国之意，取足于中，难望有功，若节用爱民，务农训兵，数年之中，公私充实，而赵、魏之间，厌苦寇暴，民思燕德，庶几返旆，克复故业。如其未能，则凭险自固，犹足以优游养锐耳。”宝然之。遂夜与太子策及隆、农等帅万余骑，出赴会军。城中无主，百姓惶惑。魏王皝闻知宝走了，欲夜入城，将军王建志在掳掠，乃言恐士卒盗府库物，请俟明旦，皝乃止。燕开封公详从走，追之不及，城中立以为主，闭门拒守。慕容详，字普陵也。魏王皝

尽众攻之不拔，使人临城谕之。士庶皆曰：“群小无知，恐复如参合之众，故苟延旬月之命，是以不降耳。”魏王自顾王建大骂而唾其面，复入攻城。

燕王宝走奔龙城

至四月，魏军粮尽，魏王自心甚忧之，而问崔逞曰：“目今军粮不继，卿有何计可办？”逞进言曰：“飞■食菘而改音，《诗》称其事。今此处极多，陛下何不使六军取之，以充军粮，可支数月耳。”魏王自曰：“然。”于是传诏，六军去收菘而食之。兵既收食，忽诸部大人长孙嵩等言于魏主曰：“菘乃鸟兽之食，人若久食必殂，陛下可禁六军勿食。”魏王自疑崔逞侮慢，而不食则有饥色，欲纵军食之，恐久见殂，心犹豫间，崔逞又入曰：“陛下可使六军及时收菘，过时则落尽无矣。”魏王自怒曰：“内贼未平，兵人安可弃甲收菘乎！”遂不听，使人诏东平公仪领军还屯钜鹿，不可久留。于是东平公仪抽军还据钜鹿。

却说慕容普陵被困在于中山城中，粮尽，遂问文武。文武曰：“臣闻魏人军粮亦尽，不久必去，去则可令附近人运之。”时燕王宝走出中山，清河王会帅骑兵二万，迎于蓟南，宝怪会，有恨色，减其兵分开给辽西王农及高阳王隆。尽徙蓟中府库，北趣龙城。魏石河头引兵一万追之，及宝于夏谦泽，会整阵与战，农、隆等将南来千余骑冲之，魏兵大败，农追奔百余里。隆谓阳越曰：“中山积兵数万，不得展吾意，今日之捷，令人遗恨。”因慷慨流涕。会既败魏兵，矜狠滋甚，隆屡训责之。会益忿怒，遂谋作乱。宝闻知，密谓农、隆曰：“观道通志趣，必反无疑，宜早除之。”农、隆曰：“会远赴国难，逆状未彰而遽杀之，岂徒伤父子之恩，亦甚大损威望。”会闻之，益惧，夜遣其党数百人袭杀隆于帐下，农被重创不能起。宝欲讨会，乃佯为好言以安之，明日以计召群臣食宴而杀会。会果至就坐，宝目慕舆腾，慕舆腾拔刀刺会，伤首不死，走赴其军，勒兵攻宝。宝帅数百骑驰走龙城，会引兵追顿城下。城中将士皆愤怒，宝令出战，大破之。侍御郎高云复夜帅兵袭之，会众溃奔中山，入见慕容详，详闻其故，命人杀之。于是宝以云为将军，养以为子。云高句丽之支属也，云遂尽心事宝。

时凉王吕光以西秦主乾归数反覆，合吕延、吕纂举兵伐之。西秦群臣大惧，请东走成纪。乾归曰：“军之胜败，在于巧拙，不在众寡。光兵众而无法，弟延勇而无谋，不足惮也。且其精兵尽在延所，延败，光自走矣。”光军长驱，遣弟太原公吕纂攻金城，天水公吕延攻临洮、武始、河关，皆克之。乾归计使百姓哄延兵曰：“乾归闻将军军至，其众溃走，奔成纪去矣。”延信，欲轻骑追之。司马耿稚谏曰：“乾归勇略过人，安肯望风自溃！且告者视高色动，殆必有奸。

宜整陈而前,使步骑相属,俟诸军毕进,然后击之,无不克矣。”延曰:“此事是实,君休疑心。”言讫,引五百骑追之,与乾归遇战。延与归对阵,两下交锋,战不数合,延被归斩于马下,其众溃散。吕光闻延死大惊,引兵走还姑臧去不出。蒙逊结盟报父仇

初,张掖卢水胡沮渠罗仇,匈奴沮渠王之后也,世为部帅。凉王吕光以为尚书,及吕延败死,罗仇弟三河太守④粥谓罗仇曰:“主上荒毫信谗,今军败将死,正其猜忌智勇之时也。吾兄弟必不见容,不若勒兵向西平,出若駜,奋臂一呼,凉州不足定也。”罗仇曰:“吾家世以忠孝著于西土,宁使人负我,我不忍负人也。”已而光果杀罗仇及④粥。罗仇弟子蒙逊,雄杰有策略,涉经史,以罗仇、④粥之丧归葬,会者万余人送丧。蒙逊哭谓众曰:“吕王无道,多杀无辜。今欲与诸部雪吾二父之耻,复上世之业,何如?”众称万岁。蒙逊遂结盟,从此起兵,聚二万人,攻凉临松郡,拔之,乃以兵众屯据金山城。凉王吕光闻蒙逊谋叛,遣吕纂将兵一万七千,击沮渠蒙逊,破之。蒙逊从兄男成亦合众攻建康,遣使说太守段业曰:“吕氏政衰,人无容处,瓦解之形,昭然在目。府君奈何以盖世之业,欲立忠于垂亡之国!男成等既倡大义,欲屈府君拥临凉州何如?”业许之,男成帅众入城,推业为凉州牧、建康公。业以男成为辅国将军,委以军国之任。蒙逊帅众归降业,业以为镇西将军。吕光命吕纂再讨之,不克。后为北凉时,吕纂与段业相持。

却说凉州太守郭④①善天文,国人信之。会苻感守东井④谓仆射王详曰:“凉分野有大兵。吾欲与公同举大事何如?”详从之。事泄详被诛,④走,遂据东苑以叛。凉王吕光大惧,遣人召太原公纂回兵讨之。纂将还,诸将曰:“段业必蹶军后,宜潜师夜发。”纂曰:“业无雄才,凭城自守,若潜师夜去,适足张其气势耳,不如告之,彼以为诈,必不敢出。”乃遣使来告业曰:“郭④作乱,吾今还都,卿能决者,可早出战。”业果不敢出。于是纂全师而还。纂司马杨统欲杀纂,而推其从兄杨桓为主,桓怒曰:“吾为吕氏臣,安享其禄,危不能救,岂可复增其乱乎!吕氏若亡,吾为弘演②矣!”桓不从。统遂走降④,吕纂兵还击

① ④(nún)。

② 弘演——春秋卫懿公大夫,懿公为翟人所杀,肉被尽食,独余肝。弘演见而号,自杀,先出己之五脏,然后纳懿公肝入己腹内。

④ 大破之，乃得入姑臧。凉人张捷等招集戎、夏，据休屠城接④，共推凉后将军杨轨为盟主，起兵为乱。

却说晋王国宝、王绪依附会稽王道子，纳贿穷奢，不知纪极。恶王恭、殷仲堪，劝道子裁损其兵权。恭等缮甲勒兵，表请北伐，道子疑之，恐来攻己，请帝下诏，以盛夏妨农，悉使解严①。恭大怒，乃遣使与仲堪谋讨国宝等。桓玄亦以仕不得志，欲假仲堪兵势以作乱，闻知王恭书来，乃说仲堪曰：“国宝与君，惟患相毙之不速耳。今既执大权，无不如志，若发诏征君，何以处之？”仲堪曰：“计将安出？”玄曰：“孝伯疾恶深至，宜潜与之约，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玄虽不肖，愿荆刺楚豪杰，荷戈先驱，此桓、文之勋也。”仲堪然之，乃出，外与雍州刺史郗恢，内与从兄南蛮校尉殷仲凯、南郡相江绩议之。凯曰：“人臣当各守职分，朝廷是非，岂藩屏所制也！晋阳之事，不敢预闻。”绩亦极言其不可。凯恐绩及祸，和解之。绩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胁耶！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获死所耳！”仲堪惮其坚正，以杨■期代之。朝廷闻之，征绩为御史中丞。凯遂以疾辞位。仲堪往省之，曰：“兄病殊可忧。”凯曰：“我疾不过身死，汝病乃当灭门。宜深自爱，勿以我为念！”郗恢亦不肯从。仲堪疑未决，会王恭使至，仲堪乃许之，恭大喜，上表罪状国宝，举兵讨之。

表至，内外戒严，国宝惧不知所为，遣数百人戍竹里，夜遇风雨散归。王绪说国宝杀王鵬、车胤，以除时望，挟君以讨二藩。国宝许之。鵬、胤至，宝不敢害，更问计于鵬。鵬曰：“王、殷与卿素无深怨，所竞不过势利之间耳。”国宝曰：“将曹爽②我乎？”鵬曰：“是何言欤！卿宁有爽之罪，孝伯岂宣帝之侑耶！”又问计于车胤，胤曰：“今朝廷遣军，恭必城守。若京口未拔，上流奄至，何以待之？”国宝大惊，遂下疏解职，待罪。道子暗懦，欲求姑息，乃赐国宝死，斩头于市。遣使谢恭，恭乃罢兵还京口。仲堪初犹豫不敢下，闻国宝死，始抗表举兵。道子以书止之，仲堪乃还。

① 解严——解除戒严状态。

② 爽——背叛。